

中国名人大传

魏忠贤

传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中国名人大传

魏忠贤传



(精六十分)元 00.5661: 宝 书 1 NO.10210-403 V 2002

中国书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郭媛媛

中国名人大传

马道宗主编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47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212 印张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104-01561-2/I · 639 定价:1866.00 元(全十六卷)



前　　言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明北直隶肃宁（今河北肃宁）人。魏自小与一群无赖鬼混，为生活所迫，乃自宫，改名李进忠。万历年间被选入宫，靠巴结魏朝、王安，步步上升，并与熹宗乳母客氏勾通，结成“对食”关系。熹宗继位后，宠幸客氏及魏忠贤。魏本目不识丁，却升任司礼监秉笔。熹宗大婚后，按制应遣回乳母客氏，但熹宗不舍，反对其恩宠有加。

明末，“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发生后，整个朝廷如同在打官司，初是东林党人把持朝政。魏忠贤利用与客氏的关系，讨好熹宗，而熹宗又喜机巧制造之事，遂委国事于魏，魏忠贤得以独擅朝纲，控制东厂，作威作福，势力大炽。魏执政后，广敛钱财，干涉边防，制造恐怖，大兴诏狱，对东林党人及其他反对势力残酷迫害。由于他出身卑微，不识文字，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心理，自称“九千岁”；同时无视官制，僭越朝礼，修宅建墓，大讲排场。为了洗自己少时之耻，他在家乡厚修城墙，树立牌坊，揄扬“功德”；还喜欢冒功邀赏，把别人的功劳占为已有，或小题大作，向皇上邀功。另外，他暗示别人为他立祠颂德，于是全国各地官吏阿谀之徒纷纷为他立“生祠”，歌功颂德，弄得朝纲紊乱，民怨沸腾。

客氏淫荡毒辣，与魏忠贤勾结，害死熹宗有孕的嫔妃，致使熹宗病危时竟无子嗣。于是二人又谋效吕不韦



魏忠贤传

事，以侯氏子孙冒充熹宗子嗣。

在魏党群凶肆虐的同时，朝中也有不少大臣隐而待发，信王朱由检更与魏忠贤若即若离，使魏党疏于防备。信王继位后，采取缓和手段，逐步翦除阉党势力，朝中反魏势力也纷纷出头。崇祯元年十一月，终于将魏忠贤发往凤阳安置，随后又命将其逮捕惩治，魏惧，于客栈上吊自杀。

魏忠贤由市井无赖而至操纵国柄，荼毒海内，除了他个人的机巧外，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朝纲紊乱、熹宗昏庸、群臣阿奉有关，阉党乱政，是明朝必然灭亡的征兆。



目 录

第一章 肃宁地痞	(1)
一、平凡家世	(1)
1. 浪荡少年	(1)
2. 求生自阉	(3)
3. 时来运转	(6)
二、东宫杂役	(9)
1. 初入皇宫	(9)
2. 因祸得福	(14)
第二章 升迁之道	(18)
一、巴结权贵	(18)
1. 行贿魏朝	(18)
2. 巴结王安	(21)
3. 移官盗宝	(24)
二、交好客氏	(28)
1. 熹宗继位	(28)
2. 册封客氏	(30)
3. 客氏“艳遇”	(34)
4. 皇上做“保”	(37)
5. 担任要职	(41)
第三章 一步登天	(43)
一、忠侍小皇帝	(43)
1. 帝王不谙政事	(43)
2. 委政“忠仆”	(49)



魏忠贤传

二、内廷篡权	(52)
1.“击倒”王安	(52)
2. 主宰内廷	(59)
3. 摧杀六官	(64)
三、窥权外廷	(68)
第四章 “东林”讨魏	(74)
一、“国栋”东林党	(74)
1.“东林”议政	(74)
2. 三案之争	(81)
二、弹劾魏忠贤	(85)
1. 直谏阉患	(85)
2. 杨涟上疏数罪	(89)
3. 讨魏失败	(95)
第五章 阉党反扑	(102)
一、打击东林党人	(102)
1. 廷杖万燝	(102)
2. 扳倒叶向高	(106)
3.. 逐走赵南星	(112)
二、“清洗”朝官	(117)
1.“东林”遭贬	(117)
2. 阉党得势	(121)
3. 党羽众多	(133)
4. 控制厂卫	(137)
5. 大搞内操	(141)
第六章 大败“东林”	(147)
一、加强思想控制	(147)
1. 重议“三案”	(147)
2. 毁书院	(152)



3. 大兴文字狱	(159)
二、“东林”蒙难	(168)
1.“东林”内争	(168)
2. 六君子罹难	(173)
3. 列榜诋毁“东林”	(193)
4. 七君子遇害	(199)
第七章 阖党乱政	(218)
一、插手朝政	(218)
1.“忠贤”当政	(218)
2. 取财有“道”	(221)
二、干涉边防	(226)
1. 宦官出镇	(226)
2. 夺孙承宗兵权	(230)
3. 解袁崇焕职	(235)
三、制造恐怖	(237)
1. 大兴诏狱	(237)
2. 威慑臣民	(249)
第八章 “功”成“名”就	(253)
一、“九千岁”	(253)
1. 无视官制	(253)
2. 修宅建墓	(256)
3. 讲究排场	(260)
二、好大喜功	(268)
1. 冒功邀赏	(268)
2. 谕扬“功德”	(275)
3. 立祠颂德	(280)
第九章 毁于一旦	(288)
一、密谋未遂	(288)



魏忠贤传

1. 熊宗病危	(288)
2. 欲除国母	(291)
3. 皇帝驾崩	(294)
二、崇祯新政	(297)
1. 内廷失势	(297)
2. 外廷易权	(301)
3. 擒拿祸首	(305)
三、阉党末日	(309)
1. 畏罪自缢	(309)
2. 阪党自溃	(313)
第十章 阪党余孽	(318)
一、党祸未泯	(318)
1. 审定逆案	(318)
2. 定罪逆党	(323)
3. 翻案风起	(328)
二、后人评说	(332)



第一章 肃宁地痞

一、平凡家世

1. 浪荡少年

魏忠贤，原名魏进忠，生父死后，母亲被迫改嫁，因继父姓李，又名李进忠。天启二年，熹宗朱由校赐名，这才改为魏忠贤。

魏忠贤的父亲叫魏志敏，母亲姓刘，祖籍北直隶肃宁（今河北肃宁），家境相当贫寒。魏忠贤生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家里添了一口人，生活更加困苦。魏忠贤十几岁便娶妻生子，妻子姓冯，涿州人。两人婚后生有一女。

肃宁县，座落在太行山东麓，京师的西南，隶属北直隶河间府，十分贫困。肃宁县河流纵横，但因水利设施年久失修，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又因为土地盐碱化十分严重，就算是那些会过日子，懂得持家的农民，一年到头也是经常挨饿。面对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老百姓已是困苦不堪，而各种人为因素，更让他们无法生活下去。

首先，是皇庄和贵族庄田之害。因为这里地处京畿之南，上从皇帝下到达官贵人都凭着政治权势在这里抢占田地。从万历《河间府志》可以看出，这里有属于皇帝的仁寿宫庄田九十七顷六十六亩六分多；建昌侯的庄田一百零二



魏忠贤传

顷一亩；瑞安侯的庄田二百五十顷；庄云侯的庄田八十八顷一十九亩多；安昌伯的庄田八顷七十五亩，共达五百六十五顷六十三亩多。这就是所谓的官田。官田与民田总共一千零四十顷二十八亩，其中官田占绝大部分，百分之五十四点三之多，民田只占百分之四十五。这些官田原来都是当地农民世世代代用血汗开垦的，但是，在皇帝和贵族的巧取豪夺之下，老百姓失去自己的土地，走投无路，只得沦为皇帝和贵族的佃户。佃户们都要按照规定交纳田租，每亩交银三分。丰收之年，还可勉强度日；若是遇到天灾，土地歉收，租银照交，那生活可就艰难得多，因此，典卖儿女与逼债索租的事常有发生。

其次，马政之苦。明朝初年，由于畿南人少地多，是牧马的好地方，自宣德时，朝廷就规定在这里寄养太仆寺的马匹，到万历年间已有近二百年的历史了。根据万历《河间府志》的记载：全县共养种马三百七十四，草场是专门的官地。规定每五户养马一匹，选其中丁多的充当马头，负责繁殖马驹。规定每匹儿马（也就是雄马），领骒马（即雌马）四匹，一群为五十匹，从中选一人当牧长。朝廷还要求每匹骒马一两年内就要繁殖马驹一头，若达不到要求便由养马户赔补。养马户刚开始都在规定的草场上放牧，但后来这些草场都被皇室贵人抢占，他们不得不在民地上放牧。老百姓又要牧马，又要种田，负担非常沉重。

此外，沉重的赋税、徭役也使百姓叫苦不堪，广大农民连最低的生活保障也没有。官府、富人在索租、催税和逼债时对他们又打又骂，农民卖房卖地、准折子女的事更是屡见不鲜。有些人四处逃亡，更有甚者起来反抗。愚昧和贫困使这里的百姓迷信“师巫邪术”，遇到事务病灾，许多人便请巫神帮忙。魏忠贤在这种环境中生活了十六七年之久，恶



劣的环境对他影响颇深。

魏忠贤从小就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弹奏乐器、下棋和踢球等样样都会，却不愿干活劳动。朝廷太仆寺在此养马，马地、马厂和马头到处都是。魏忠贤渐渐地和一些马头熟识，随时都可以借马来骑。在与他们长时间的接触中，他的骑术日益精湛，而且骑马射箭更是百发百中。

魏忠贤整天与地痞流氓一起鬼混，一味地吃喝嫖赌，而对于家中的生活起居，妻儿老小的生活，从来是漠不关心。许多人不思进取，因赌博而家破人亡的数不胜数。明朝政府为了稳定社会秩序，曾三令五申禁赌，但并没有什么效果。肃宁县更是如此。魏忠贤就是个赌棍，虽然家境并不宽裕，但他赌钱凶狠，一次就是成百上千的输赢。他总想利用自己的小聪明，算计别人，有时也能赢些小钱，赢了钱，他从不拿回家中，而是又吃又喝还去嫖娼，有了钱，也被他挥霍了。魏忠贤的父亲死后，欠了不少债，他这时又欠下一笔赌债，被逼无奈只得变卖微薄的家业，母亲也被迫改嫁，嫁给一个姓李的人家。妻子也恨他不争气改嫁他乡，女儿卖给杨六奇家做童养媳。即使这样，他仍然有一屁股债要还，为了躲债，最后沦为街边乞丐。

2. 求生自阉

为了活命，魏忠贤想尽了一切办法：务农，他又怕吃苦，又怕流汗，加上当时税役繁重，也不能维持生活；况且他既无牲畜土地，又没有房屋可住；经商吧，他一无资本，二无文化，更不懂如何经营；如果当雇工，他知道自己一向好吃懒做，声名狼藉，肯定找不到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到自阉入宫。这固然需要残毁身体，还要受人歧视。古时有一个信条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自行阉割不但败坏门庭，而且断子绝孙，为人



魏忠贤传

们所不齿。可是,若是进了宫,当了宦官,吃穿就可以得到保证,总比流落街头等死要好。而且一进皇宫,也不用还债了,说不定将来还能飞黄腾达。魏忠贤这样想有一定的社会因素,因为当时明朝宦官队伍十分庞大,自然需要新人补充与更新。每逢招募宦官,那些饱受饥寒之苦的农民总是蜂拥而至,北直隶地区进宫为宦的人更是比别的地方多。据记载,万历十六年(公元 1588 年)一次就选净身男子两千人。

太监比较正式的名称叫作“宦官”,因为主要在宫内执事,又叫“内官”,文雅的名称为“珰”,那是因为东汉大宦官以金珰饰冠,后人用以指代。古代还称宦官为“寺人”、“阉人”、“内侍”、“中官”。“太监”最晚出现,它本来用作对高级宦官的尊称,清朝时才用来作为对宦官的称呼。从历史上来看,宦官制度由来久远,最早出现在周代。历代皇帝王公们因为既想要享受一夫多妻制的淫逸生活,又怕皇室血统被扰乱,于是不顾天理人性,制造了一批批生理和心理上都受极大摧残的中性人。这些人便是“宦官”。明朝时,由于皇权的加重,宦官制度十分盛行,鼎盛时期,其总数竟至十万之众。再加上宦官是皇帝的家奴,衣食起居自然不用担心,少不了好处,所以许多贫苦农民,尤其是北京周围所谓畿辅重地的贫苦农民,百般无奈之时常常会把自家的孩子阉割了送进宫去,有人为了进宫为宦还自行阉割。不论是阉割孩子还是阉割自己,都是为生活所迫。历史记载证明,富裕人家的子弟几乎没有入宫当太监的。因为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人们迫于生计,于是出现了自阉入宫的情况,自行阉割要求录用的人大大超出宫廷的实际需要。自正德年间(公元 1506~1523 年)起,这种已经净身却不能得到宦官差事和俸禄的人(当时的术语称之为“无名白”)的以后的生活



成了政府的一个难题，造成了社会负担，使国家更加动荡不安。阉人供过于求——这一事实背后包含着无数的辛酸苦难。

万历年间“无名白”的出路大概只有两条：要么在京城各寺院附设的浴池里专门为太监们擦澡，地位既卑微，收入又少，只能够维持温饱；要么是参加死乞强夺的丐阉团伙，“其稍弱者则群聚乞钱，其强者辄勒马衔索犒。”魏忠贤却凭着运气，竟然度过风险，成了一名太监。

当了太监，也就解决了衣食问题，但要想飞黄腾达却不是那么容易。明代宦官社会就像一个小小的明代社会，是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最上层的，是宦官的最高领袖司礼监掌印太监以及他的助手提督东厂太监。往下一层，是司礼监的各位秉笔以及随堂太监、各监、司等处的掌印太监，以及乾清宫等事、打卯牌子一类高级御前近侍。虽然这个层次只有数十人，但他们却掌握着整个宦官集团的绝大部分权力和财产，也干预朝政。居于中层的人数很多，大概有数千人。由于他们掌握各种内官职位，掌握着一些权力，一般说来，这点权力足够使他们获得不少实惠。所以，他们大都过着比一般官僚还要奢华的生活。最下面一层才是宦官的主体，这些普通的宦官们担负着宫廷内外的各种差事，包括抬轿、跟班、洒扫、巡夜、守库、看门，甚至念经、唱戏等等。他们实行供给制，每月食米四斗，每年夏装、冬装各一套，六年发给铺盖一套……由于收入极低，为了赚些银子，就到宫中给宫女当佣人，脏活、累活、洗衣烧饭什么都干。虽然能赚些钱，却常为同仁们看不起，这些人被叫做“旋匠”。而一些老实的只好过穷日子，狡猾的便绞尽脑汁地去索贿、贪污、打抽丰。虽然他们来自朴实的农民家庭，但处于那种环境之下，现在却染上了官场上最恶劣、最腐败的习气。缺了



他们，皇帝无法生活，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但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他们却仅仅是一伙面目模糊的芸芸众生。

魏忠贤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毅然这样选择。这条路却并不是什么康庄大道，前途更是迷茫。首先，在当时落后的卫生条件下施行阉割手术，冒着天大的风险。其次，如果没被选中，当了“无名白”，那就等于死路一条。

3. 时来运转

为了尽早入选，许多人提前阉割，魏忠贤也这么做了。由于当时缺医少药，卫生条件又差，又无人指导，魏忠贤自阉后，由于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幸亏附近庙中的一个和尚将他救到庙中，经过紧急治疗，这才脱离危险。他虽然阉割了，要想入宫，还需要等待时机。这可是一段艰难时间，他只有沿街乞讨了。他走街串巷，受尽了辱骂和嘲笑，整日蓬头垢面，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夏宿街头，冬栖破庙；近处不好讨，就去邻县。后来，他乞讨到了涿州。有一次，他到涿州北部碧霞元君庙中去求签，获得一支富贵签，但是，魏忠贤在当时怎么敢相信呢？他知道自己四处漂泊，连饱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后福呢？他曾向庙里的道士们乞讨过，道士们都不可怜他，只有一年轻小道士，可怜他，于心不忍，时常偷偷地拿些吃的给他。魏忠贤这才能活下来，对小道士十分感激。

涿州离京城不远，是贯通南北的重要通道，魏忠贤耳闻京师中阉佬、大官和商贾众多，热闹非凡，要谋生不成问题，于是他历经千辛万苦走到了京城。京城宽广的街道、高耸的城墙、林立的店铺、熙熙攘攘的人群，都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

魏忠贤十分精明，天天在那些权贵之家的门口转悠，指



望被他们看上；混个差事，弄碗饭吃。老天帮忙，一个官员看中了他，让他到衙门里当听差。他机灵能干，又懂得上司的心理，所以逐渐获得了信任和赏识，上司也放心让他办事，这样一来，魏忠贤生活一天天变好了，而且也积攒了一些钱。

俗话说“饱暖生闲事”。魏忠贤有了些钱，一到公务之余，无聊之时，又恢复了饮酒的老毛病。魏忠贤是个海量之人，只要一喝酒，他总是开怀畅饮，大喊大叫，疯狂之至，往往通宵达旦，从没有忧伤之时。如此一来，魏忠贤不仅把积蓄花得精光，而且还染上了痨毒这种怪病，身上多处溃烂，流脓出血。人们害怕被传染，纷纷远离他。结果差事丢了，被迫无奈，他只好沿街乞讨。他衣不蔽体，加上浑身的污垢和脓疮不时发出令人作呕的臭气，人们像见了瘟神一样远远地避开。连饭都没有人施舍给他，最后，他只好到僻静的小街小巷去讨些饭吃，晚上，便睡在破庙之中。

一天，魏忠贤经过一家饭店，里面宾客满座，飘来阵阵酒香和菜香，勾起了他的食欲。他停下脚步，躲到门边，眼巴巴盯着里面，希望能有人给他点吃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怜他，有的甚至吆吆喝喝地赶他走。他早就麻木了，加上腹中饥饿难忍，因此充耳不闻，就是不走，也许真该魏忠贤时来运转了。恰在这时，饭店中的一个相面先生看到蓬头垢面、一身恶臭的魏忠贤。他站起来走向魏忠贤，前后上下仔细端详了他一番，面露同情之色，立即叫来店主人，望店主赏他碗饭吃，店主听后，十分不悦，很不耐烦地对相面先生说：“你要当好人，有本事自己给他饭吃！”相面先生没有放在心上，立即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个紫色小袋，对魏忠贤说：“这里有二两银子，一半送给你作药费治病，另一半给你作饭钱，以后没了钱，可以再来找我。”魏忠贤平地里捡了银



魏忠贤传

子，真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他千恩万谢地接过银子。两人分手之前还约好日后相见的日期。

魏忠贤有钱之后，没多久便治好了病，再加上有饭吃，气色渐好，仿佛脱胎换骨一般。俩人再见面之时，相面先生高兴地道：“你真是脱胎换骨了。”魏忠贤跪在地上连连叩头谢恩。相面先生买了些酒菜，还买了香、纸、供品等物，一同到一座破庙。他们在神案上摆上供品，然后点香烧纸，相面先生说到：“今天我和你结为生死之友，若以后你荣华富贵之时，希望不要忘记我。”魏忠贤泪流满面地说：“我能苟活至今，都拜先生所赐，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的大恩大德我今生至死不忘。若我将来真能富贵，全听先生之言。我要是忘恩负义，就遭神灵惩罚。”说完两人对着神像八拜，结为生死之交。相面先生把全部积蓄都交给魏忠贤，对他说：“我现在要外出游历，有缘再见吧。我把十年游历的费用都给了你，同时要牢记你名字中的‘忠’字，自然有好的结果。”说完两人再拜而别。

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相面先生离去之后，魏忠贤就把他的话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不费吹灰之力得到一大笔钱，立刻忘乎所以，整天得吃喝嫖赌。短短几个月，钱财挥霍一空。为了生存，他只好去担水卖钱。因为能干活，又擅言辞，很讨人喜欢。没过多长时间，他就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孙遇家当佣工，孙遇看他机灵能干，十分喜爱他。万历十七年（公元 1598 年），孙遇找了个机会介绍他进宫充当小火者。